

“中国制造”的背后（之一）



“中国制造”的童装

当世界享用着丰富价廉的“中国制造”之时，当国人为这种“崛起”而沉浸在民族主义自豪中时，有多少人去探究中国大陆劳动力不可思议的低廉的真实原因、并将它们与那些暗无天日的监狱劳教所里的奴工联系在一起？

武汉狮子山劳教所下设四个中队，其中第二、三中队先后关押过几百名男女法轮功学员。这里曾长期手工生产“锡纸”，其毒副作用甚大。被关人员身体状况因此普遍

遍差。生产程序是这样的：先用竹签挑开用机器压的锡纸片，然后用铁锥子将薄锡纸片压贴在黄纸上要求压紧不露黄纸，出口（具体单位不详）。每人每天二千张左右，有的学员年纪大，手脚不灵便，完不成任务，有的学员眼睛近视，成品质量不过关（露出黄边儿）。这就成了体罚的借口：晚上收工后就挨打，甚至就在车间当众受打、受骂。挨饿、站军姿、坐飞机、挖墙角，不让睡觉或缩短睡眠时间。

更可笑的是：平时饭菜极差，休息不好，一遇到上级领导来检查就全体停工，大白天上床睡觉，而且被子和床单会全换成清一色新的，伙食也改善了，有肉荤了，过道上还摆满花盆。等检查一结束，全体出工，被子床单全收了，伙食又差了，花盆也没了，而且还要把耽误的生产任务赶上来。就这样，该劳教所被评为“文明劳教学校”。这是新时代执法单位“包身工”的真实写照。

台资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与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和兰州第一看守所联营，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炒货类食品生产基地，其主打产品“正林手选瓜子”远销北美、澳洲及亚洲各国。约一万名劳教人员被强制为其“手拣精选瓜子”：用嘴磕开大板瓜子，再用手剥皮取仁，很多人牙被磕掉，手被磨伤、指甲整个被剥掉。他们每天从早到晚连续蹲着干十几小时，得不到任何报酬。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被关在第一看守所的五十七岁的法轮功学员万贵福因双唇肿胀、两手指甲脱落、手指流血流脓而无法完成定额，被毒打致死。同年在这里遇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刘兰香、张风云等。

这一幕幕骇人听闻的奴役残害就发生在现在的中国，发生在遍布全国的一千多家中共的监狱、劳教所里，发生在因不放弃“真善忍”信仰而被无辜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上。

武汉大法弟子田宝珍迫害之死的目击者介绍：



田宝珍

田宝珍，女，四十多岁，湖北省武汉市大法弟子。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岳家嘴湖北纺织设计院家属区内。2000年11月份与几位学员一起去北京天安门讲真相，为法轮大法鸣冤，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无理抓走。田宝珍拒不说出家庭地址，遭北京公安严刑拷打。田宝珍以绝食相抗争，遭到灌食、和殴打，致使身体十分虚弱，直到她奄奄一息时，警方才将田宝珍释放。田宝珍以惊人的毅力搭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回到家中，于12月11日晚去世，当时在她的两手臂上还留有被公安用鞋踩过的青紫伤痕。据当时与田宝珍在一起的大法弟子介绍：

武汉心语

第30期

2007年8月8日



不要让2008年成为「血腥」奥运

（明慧记者李慧容台北综合报导）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英文简称 CIPFG）亚洲分团五个国家和地区二零零七年八月二日举行同步记者会，公布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内容，希望藉由人权圣火的传递，揭露中共迫害真相，唤醒世界的良知，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迫害人权，不要让2008成「血腥」奥运。圣火点火仪式将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雅典举行。

人权圣火新闻发布会 美议员提案抵制中共

（明慧记者李静菲华盛顿报道）二零零七年八月二日中午，“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简称 CIPFG）在美国国会众议院 LONGWORTH 办公大楼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奥运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在中国同时发生”。

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除非北京发生根本变革，除非中共暴政消失，否则将抵制奥运。加州国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当日提出了抵制中共举办奥运的法案。

她是被野蛮灌食致死！

我和田姐还有另两名大法弟子关在一个房间里，我们被野蛮灌不明药物两次，田姐第二次灌时被灌到肺里去了，不能进食不能呼吸，手脚逐渐冰凉，我们要求看医生，恶医（一个矮小戴副眼镜约四十多岁的丑陋男人，就是他和一高个女恶医一起为首灌食的）说：死了还不如一匹狗，还想看医。当时天很冷，就把田姐一人放了，一警察（他还有一些人性）说他爱人是医生，他问过他爱人，他爱人说如不赶紧开刀只有一死，我们请求多放一人出去好照顾田姐，那恶警都不同意……

九评展板上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加拿大卡尔加里退党服务中心在中国城举办活动，为人们退出中共邪党及相关组织提供服务。一位老太太仔细看完九评展板后，拉着一个退党义务工作人员的手就倾诉起来，因为她讲广东话，这个退党工作人员似懂非懂的听了个大致意思。后来，这个老太太只好离去。

时间不长，似乎有放不下的心事，她又走回来，恰逢有个说广东话的退党服务人员刚到这里，于是这个老太太找到了说知心话的人，没说几句，两行眼泪就止不住的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个九评展板上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和我的家人就是被这个恶党害的家破人亡，流落在海外。”

原来，她的家在广东，她的丈夫和公公在海外当医生，每年都往家里寄钱，家境殷实，但共产党上台后，这个家就不安宁了。当时共产党闹土改，看到她的家里很有钱，就要给她家划成剥削阶级成份，好明目张胆的抢她家的钱财。当时她很年轻，气愤不过就顶撞了几句说：“我们家有钱也都是我丈夫和我公公辛苦挣来的，不是抢来的，你们穷就是因为你们太懒惰。”没想到这一句话惹下了天大的麻烦，土改工作组的人就要斗争她，她的婆婆经不住恐吓，吓病后不久离开人世。后来她辗转逃离家乡，当然她的全部家当也都被土改工作组共产了。最后他们流落到加拿大。

每当回想起这段日子，她的心总是难以平静，“共产党就是土匪，他们不劳动，还要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退党服务人员告诉她说，这个邪党蹦跶不了几天了。老太太高兴的说“这个恶党早就该倒了”。



宗教居士退邪党

有位朋友是宗教居士，她看到我修“真、善、忍”被非法劳教回来后，曾对我说：“我们社区要我到武汉江夏某地去‘转化’法轮功，月工资千元左右，工作人员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我都拒绝了。我心里想：叫我去做伤天害理的事，要我去迫害好人，就算拿轿子抬我去我也不会去的。”后来这位宗教居士不仅明白了真相，还退出了邪党。

到 2007 年 8 月已有超过 **2400 万** 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朋友，是清醒的时候了，红魔大势已去，智者快快三退保命！

退党中心信息转载（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传真 001909-5839879 001617-9410644
 - 退党热线 001888-8928757 001416-3619895
可用国际长途ip电话卡或200卡来拨打
 - 退党电邮 zongguantx@comcast.net
 - 手机短信 00886-912291299 00886-910400093
- 退党发“我愿意 1”，退团发“我愿意 2”，退队发“我愿意 3”，三退“我愿意 123”请署名 可用化名

武汉张伟杰自诉一家人受迫害经历

我叫张伟杰，住在武汉市江岸区。下面谈谈我和我妻子被绑架和迫害的经过。

2007 年 3 月 21 日早上 8 点 30 分，我出门去上班的路上，突然被几辆汽车从后面冲上来围住，从车上下下来七、八个人将我按在地上一顿拳打脚踢后，戴上手铐塞进这辆汽车，后一辆车的车牌号为：鄂 A87900。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人答：“到地方跟你说”，就再也不回答。他们曾企图用我衣服把我头包住，在我挣扎后没有得逞。他们几个人将我按倒，强行搜走我的钱包、身份证、钥匙、各类证、卡、手机、电子书等。我说，这是非法搜身。在旁一个女的扬言：就可以。这些人显得非常神秘。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和目的。

他们强行让我去一个房间“学习”，其实就是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拒绝这种强迫“学习”。我问他：“你是谁？你敢说出你自己的身份吗？你只敢在这个院子里耍流氓。”他说，“政府取缔法轮功，我就是依法对你打击。”我说：“你们抓我来都是用绑架这种黑社会流氓手段，还谈法律！你们已经违法了，侵害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

在我开始给各级政府、人大、检察机关写信，反映我这次被绑架关押事件，揭露他们侵权行为时，还是那个矮胖子冲过来，撕毁我的申诉信，并破口大骂：“你是反革命，你没有权利写申诉信，你只能给你妻子写离婚信，给你父亲、女儿写断绝关系信。”我说：“反革命罪在中国已经取消了，那是一个专门用来迫害人的罪名。我写申诉信是我的权利，而且你也没有权利让我写离婚和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等的信。”后来，罪名又变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盗窃情报罪”。我不知道我颠覆了哪个政权，我又用什么东西在颠覆政权。至于盗窃情报，我不知道我又盗窃了什么情报，能否让他们把材料公布于社会，让人们看一下他们伪造的罪证。最后，他们说害怕我做了违法之事，先把我抓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机构，有如此大的权力，可以用黑社会来绑架、关押、剥夺公民权利，还可以给人任意定罪、判刑。

经过三十七天非法关押，他们又将我偷偷转入“武汉市江岸区法教班”关押。我就象货物一样被这伙人转来转去。

在我被绑架失踪后，我家人四处找我。到五月中旬，我家人才知道我非法关押在“武汉市江岸区法教班”。我妻子闻讯赶来，他们却不让她见我。由于我妻子陈曼将我写的申诉书寄给有关方面，因此得罪了某些特权机构，他们将我妻子陈曼也抓了起来。

就这样，我和我妻子一直被关押至今！这是一起利用特权侵害公民权利、妨碍司法公正，打击举报人的恶性事件。没有哪条法律允许把人这样绑架关押。目前我家中只有一个七十五岁高龄老父亲和一个读中学的女儿，我岳母身体也不好，行动不便，我不知道他们目前的处境。

我希望善良的、有正义的人出来伸出援手，协助调查这起绑架案，调查打击举报人的恶性事件，还我与我妻子以自由。给人间一个公道，给社会一个正义。

